

红辣椒

◎孙书贤(河南郟县)



清早,清脆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,娘在电话里说,家里的红辣椒已经收获,还专门熬制了辣椒油等我回去尝鲜呢。

我归心似箭,匆匆赶回老家。眼下已过小雪,院子里除了一株盛开的菊花,房顶、地上到处都是晾晒的红辣椒。娘和爹坐在院子里,辣椒把他们包围在中间,金色的阳光暖洋洋地洒满院落。红辣椒在太阳的照耀下如同穿着红裙的美人,熠熠生辉,让人欲罢不能。暖阳与爹娘脸庞上的笑容相映生辉,沧桑里流露着几多温暖和幸福。他们仔细地把一个个红辣椒采摘下来,按照颜色的鲜艳程度分出火红、二红、末级三个等级。娘拿着一把剪刀,细心地把红辣椒角上有瑕疵的地方剪下来。娘说,这样挑拣虽说有点慢,可挑出来的辣椒等级高,能卖个好价钱。

我的家乡是农业大镇,由于红辣椒不仅是诱感味蕾的上等调味品,还具有帮助消化、祛风散寒等功效,成了乡村致富的香饽饽。勤劳的爹娘虽已年过七旬,可每年仍然坚持种植几亩红辣椒来增加收入。

刚过罢春节,父亲就开始着手培育辣椒苗。爹娘默契地配合着,把畦子打得笔直而平坦。经过浇

水,他们蹲下身来,把金黄色的辣椒种子一粒一粒地撒在苗床上,用过了筛子的细土把种子均匀地进行覆盖,然后插上竹弓子,覆盖上新薄膜,种子就在温暖中孕育出绿色的生命。种子发芽泛绿后,再浇上一次水,辣椒苗就像梳着马尾辫的小姑娘,出落得越发水灵,楚楚动人。

爹娘都上了年纪,在狭窄的麦行里移栽辣椒,时间久了,就蹲不下身来。于是他们就干脆跪在地上,仔细地每一棵辣椒都种得婀娜多姿,亭亭玉立。微风吹拂,绿色的叶子摇曳着,像是在跳一支充满浪漫风情的青春圆舞曲,令人浮想联翩。一天下来,爹娘全身都沾满了泥土,累得腰酸背痛。我回家看着心疼,可娘总说:“没事,就这几天,累不着!”

一般到了国庆节假期前后,青辣椒经过阳光雨露的浸润变成了一片火红。此时,就到了辣椒收获的季节。娘不舍得花钱用机器收割,她在前面把辣椒棵用脚踩倒,爹则在后面用锄头铲掉,辣椒棵就齐刷刷地倒成一行,那棵棵红辣椒在阳光的照耀下,宛如一个个妙龄多情的女子,亲吻着大地,诉说着心里的悄悄话,放眼望去蔚为壮观。待到辣椒在田间晒干,爹娘才

把它们拉回家,慢慢采摘、分拣。

去年,爹娘种植的三亩辣椒丰收,到了采摘辣椒的时候,他们不分昼夜地干。就这样,他们一直忙了二十多个日夜,才把辣椒采摘分拣完毕。赶上去年辣椒行情好,加之娘种的辣椒品质上乘,居然收入两万多元。娘高兴地向我报喜,我回家看望娘时,不知啥时候娘已悄悄地把五千元塞进我的提包。娘在电话里说:“孩子,你平时工作累,花钱的地方多,今年辣椒卖钱多,你也该分享下丰收的果实啊!”电话这端,感动、心疼、愧疚的心情让我百感交集,泪水一时模糊了双眼。

眼下,又到了采摘辣椒的季节,我回到老家,还没帮着娘摘一会儿辣椒,娘就以去做饭为名把我给支开了。

午饭时,娘端出新熬制的辣椒油,艳红的辣椒油散发着诱人的醇香,让人垂涎欲滴。

临走时,车上不知何时已多了一罐辣椒油。这火红的辣椒,饱含着爹娘对我满满的疼爱,也流露着他们满满的幸福。

卖“二手车”

◎汪志(甘肃张掖)

我买了辆新车,乡下的母亲和二弟得知消息后特意赶到城里为我放鞭炮祝贺。吃完午饭后,二弟回乡下去了,母亲说,她住一宿再回。

晚饭后,母亲在一旁对我说:“儿啊,你买了新车,那辆旧车能不能便宜卖给你弟弟,我跟你爸爸腿脚都不好,你弟弟有了车,我们出门就能方便很多了!”

自结婚有了女儿后,母亲一直将孙女照看到上幼儿园后才回乡下,我叫父母来城里住,可他们说,还是乡下好。这不,一直跟弟弟在村子里生活,如今他们年龄大了,腿脚也不便了,的确应该有辆车。这时,母亲从兜里拿出一沓崭新的百元大钞说道:“这是前几天家里卖玉米的1万块钱,你看够不够?”

我连忙笑着说,“妈,足够了。”

就在这时,妻子从厨房里忙完出来,只见她有些生气地看着我说:“你问过我没有?假如我不同意卖呢?”说完就气呼呼地回卧室了。

母亲见状忙不迭地说:“没事的,我也觉得1万元少了,我明天回去跟你弟弟说一下,再凑点钱!”

此时,我心里咯噔一下,遭了,妻子难不成要把这辆旧车卖给她弟弟?前不久,在农村的内弟坐我们的车外出,途中,内弟说:“姐夫,等你们哪天买了新车,把这旧车便宜卖给我吧。”当时我笑着说道:“只要你姐同意就行。”并说最近就在看车,打算买辆新的呢。

这车卖给谁不是卖啊,何况母亲张口了。想到这,我提高嗓门说道:“妈,不用了,这个家我还是能做了一些主的。”

就在这时,妻子从卧室走了出来,只见她手里提着两个大塑料袋:“妈,冬天到了,这是我前几天去市里办事时特意给您和爸买的羽绒服。”边说边将羽绒服递到婆婆手上。

就在我抱怨妻子打算用这两件羽绒服搪塞我母亲时,妻子转身从旁边的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递到婆婆手里:“妈,车子我不会卖,但是我要送给你们,谁叫咱们都是一家人呢,明天您老回家后就叫二弟来开车。”

灶膛旧事

◎黄彬倩(浙江台州)

前几日,我被朋友拉着去装修市场,偌大的二楼被各种新式厨房用品塞得满满当当的,光是锅的展区就让我眼花缭乱。但在在我看来,这些只不过是冷冰冰的铁,少了一些烟火气。

从记事时起,奶奶家的一日三餐都是交给大灶膛。灶膛从来都是热闹的,上顿灰烬还残存一丝余温,下一顿又将引来满膛浓烈的火焰。灶膛会变戏法,能让普通的食材摇身一变,成为饕餮盛宴,底下旺火烧着,上头浓郁的汤汁不断“咕噜咕噜”沸腾着,无数的气泡生成、消逝,一瞬间迸发出热烈的米香。房顶上的烟囱炊烟袅袅,引来了贪吃的麻雀,它们聚集在烟囱的周围,闻着味儿都是满足的。

锅巴是我们的最爱,我们围着灶台,用力跺起脚,厚重的木锅盖没办法阻挡香味从锅里偷跑出来。我们端着碗,眼巴巴地等待着“开仓放粮”。揭开锅盖的一瞬间,香味向四面八方涌去,我们顾不了那么多,碗

儿们被高高举过头顶:“先给我,先给我!”大家争抢着,你推我挤,重头戏是底下那层金黄的锅巴。灶膛里依然有小火存在,用余热烤着上面的锅巴,奶奶精准地掌控好时间,利落地拿起铲子,沿着锅轻轻戳,锅巴轻松地地和锅底分离。金黄酥脆的锅巴一定要趁热吃,大哥大快朵颐,像《西游记》里猪八戒吃人参果一般,说自己没尝出味来,可怜巴巴地望着别人的碗里。我和姐姐生怕被夺去,护着碗,乐呵呵地跑了。那时候的饭菜都是带着灶膛里独有的柴火香,一日三餐的味蕾都能得到极大满足。然而,这样的味道仅留存在儿时的记忆中。

灶膛是冬日的最佳去处,我们殷勤地跪下烧火的活儿,挤在灶膛前的小长凳上,像互相取暖的小鸡仔,奶奶一声令下,大哥麻溜儿地拿起一堆干草,卷成一团,夹在膝盖中间,红色的火柴头和火柴盒接触的一瞬,“刺”的一声,伴随着一缕白烟,火苗越来越旺,干柴和烈火的搭配,让冰冷黑暗的灶膛里温暖四溢,姐姐拉着手风箱,“呼哧呼哧”,火焰借助着风的力量,烧得那叫一个旺!我负责后勤——给灶膛里添木柴。温暖的红光中,一只只冰冷的小手聚拢在灶口,寒意被驱赶殆尽,门口北风凛冽,也与我们无关。

冬日的灶膛是我们的小天地,红薯、稻谷、芋头……这些平时收集

的珍馐放在布兜里,趁着大人不注意,一股脑地倒进灶膛里,盖一堆未燃尽的炭木,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时间,我们时不时扒开余烬,探头探脑。黑暗中,香味随着时间流逝愈来愈浓厚,钻入鼻子里。我们迫不及待地扒开最上层的灰,一股热气夹杂着焦香扑面而来,有的地方已经饱胀得露出了金黄的肉,实在是诱人,我已经顾不上烫,用力吹气,驱赶滚烫的热气,扯开紫红色的皮,一口咬下去,嘴里像是被丢进了一个小煤球,舌头烫得发麻,软糯香甜的红薯在口腔留香,从嘴里暖到心里。大哥两只手来回抛换,不停吹气,动作敏捷,赛过庙会耍杂技的艺人,滑稽极了。

多年以后,灶膛被先后拆掉,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燃气灶和油烟机。广告中它们的功能被夸到极致,高科技的运用或许真的可以还原食物的本味,可它们还还原不了灶膛的那股烟火味,那无数个被灶膛温暖过的日子,也一去不复返了……

